半顆橘

瀛苑副刊

美國的旅館時已經是很晚了。空氣正在為清晨的露水作準備，顯得有些寒冷和潮濕。我下意識的把窗戶關上，一個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。外頭的夜景很美，我呆著雙眼盲目地注視外頭，腦海不斷浮現著自己的某些事情。

那年，我剛考上大學，不顧父親反對從宜蘭到台北唸書。固定每個月回家一趟，不久之後，便兩三個月才回去一次。每次回台北時，父親總會塞幾個橘子給我，說是家裡種的，省的買。而母親便會一旁接著附和：「出外一個人，可不比自己的厝！千萬要小心，麥打壞嘎低的身體！」她關心著說。一口的台語腔，顯然和父親的外省腔有不同的感覺。「阿爸阿母唔低你的身邊，你要好好嘎低照顧嘎低！（台語音譯）」母親說著，眼框裡似乎起了薄霧。

「好！哇摘影（我知道）！」怕趕不上火車的我向母親說，一邊又揮著手，叫母親趕緊回去。「阿母，你趕緊返去！賣擱送啊！」我回答著。

從小因為父親是職業軍人，不常見面，只有母親伴我成長，印象中的父親可說是「偶然」才會相遇。父親林家強是位軍官，山東人，民國38年跟著政府撤退來台，後來經由媒人婆認識了村落裡的一位姑娘陳月嬌，兩人結了婚，生下了二男一女，潔玉、國裕、國富，潔玉是大姐，她大我五歲，國裕是老二，便是我，國富是老么，小我兩歲。

小時候，我常帶著弟弟一起赤腳沿著田埂走到村落，村落廟旁有一棵樹，樹下有幾張板凳，黃昏將近夜晚之際，天空的雲已被落日的熱情燻得臉紅，田野的稻草也隨風飄著，三五個阿伯總會在那講故事。

「你們又來啦！大家坐好，我要講故事了！」阿水伯用他獨特的宏亮聲音說著，氣出丹田，抑揚頓挫，他講古的功力在村莊是出了名的。

阿福伯對小孩們說：「對啊！阿水伯要講古了喔！」「等阿水伯等會兒弓ㄕㄨㄚˋ，挖擱拉二胡給你們聽。（台語）」他拿起手上的二胡說著。阿福伯常喜歡在樹下

拉二胡，尤其在下午一兩點，便獨自一人坐在樹下的板凳上拉起二胡。一棵樹，幾朵雲，孤獨的背影有歲月的滄桑。

聽故事的時候，我通常會牽著我弟弟的手，吃著甜筒，有時候他會把沒吃完的甜筒倒立放在我的頭上，我也會不甘示弱的把我的甜筒往他的頭上放，我們互笑對方像個小丑，誰憋不住氣，便開始吵架。這時阿水伯便會說：「不可以吵架，不然關公會用關刀打你們的屁股！」我們一聽嚇呆了，還挺害怕要是關公真的用關刀打我的屁股，鐵定變成一坨爛肉泥，嘴巴上便不吵了，但眼睛還互瞪著對方，阿川伯看我們還是沒和好，便把一顆橘子剝成兩半遞給我們，給的時候還說：「一個人吃一粒桔會嘴酸，兩個人吃一粒桔才嘴甘。一人一半，感情較不散。」小時候還真不知吃了多少顆半粒的橘子呢！

多年之後，大姐便嫁到台北去了。當時，我升大二，弟弟考上士官學校，準備把軍人當畢生的職業。從此，我便鮮少和我弟弟見到面。

就在之後一年的某一天，我接到一通頗為震驚的電話，是醫院打來的。父親得了肝癌末期，生命最多只剩不到三個月。對於這個毫無預警的消息，我瞬間呆住了，心裡想：怎麼可能？開玩笑的吧？不知為什麼我沒有流一滴淚，只是整個人不斷的渾身顫動！我看著天空，下起雨了！雨水打在我的臉上，好痛！

當我趕回去家裡時，母親一見到我便淚流滿面，整個人也蒼老消瘦了很多，臉上的皺紋像是淚水刻出來的。驅車到了醫院，父親躺在醫院的病房裡，手臂上已經插上了一根細管，臉上的生氣所剩無幾。他正在睡覺，母親想叫醒他，但我阻止母親：「給阿爸多休息一會兒，等他醒來。」我叫她別這麼做。

我自窗上的玻璃看到母親正呆坐在父親的床沿，她的雙手直握住父親插著輸血管的那隻手，我把視線的焦點再往外移，天空很陰暗，雖然是夜晚，但卻像個死亡異境，燈光有些昏黃，從天而降的雨滴一經過，變成了許多閃爍的螢火蟲，彷彿這個世界只有這幾點光亮，更顯出周圍的寂靜。我看著這幾點光，這幾個光點逐漸變成了一個大光圈，視線的焦點也模糊了，腦海浮現了些許的片段。

母親站在庭院的門口，伸頭向遠處探，計程車在交叉路口的一棵樹的地方停下，從車裡出來的是一位穿著筆直綠色軍服的男人。

「國裕，你看誰回來了？」母親臉上微笑的向我喊著！

「是不是是爸□拔？」我一邊問一邊趕緊跑到外頭。

阿爸已經走到庭院門口了，我立刻飛奔向前，父親一手用他粗很有力的手臂舉起我扛在他的肩上，一手牽著母親的左手走回家。

「有沒有乖啊？有沒有聽媽媽的話啊？爸爸有買玩具給你喔！」父親用哄小孩的口吻跟我說話，一聽到有玩具，我的嘴巴笑得更開了。

「爸□拔你最棒了！」然後親吻他的臉頰。

那個時候，正是秋天的黃昏，落日的餘暉打在父親的臉龐，他的輪廓明顯的在我的眼簾下呈現，他笑得合不攏嘴，我坐在父親的肩膀上往下看，我和他、母親的影子連在一塊兒在地上長得很遠，彷彿沒有盡頭。（當年，我五歲。）

「國裕……」母親拍我的肩膀，我才回神過來。

「你在想些什麼？怎失神的樣子。」她說，「國富嘛來看阿爸啊！」

不知他什麼時候來的？國富身穿著一套深綠色軍服，倒跟阿爸年輕時有幾分相像。幾年沒見，他的皮膚更黑了，身子骨也壯了些。

「哥…好久沒見了！」他向我點個頭，站在靠近門口的那邊，向前移了兩步。感覺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似的，有點不自在，彷彿是有距離的，但他是我的親弟弟，又不覺得像跟陌生人講的，畢竟他叫了我一聲哥，這種口吻又親切又陌生。

「是啊！真的是好久沒見了！」我看著他，嘆了一口氣說著。我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，把一腳跨在另一腳的大腿上。

「大學唸得還好嗎？」他一邊說著，走到我旁邊椅子的位子坐下來。

「還是老樣子，跟朋友玩到半夜才睡，不過最近看點書，有時靈感一來，寫首詩是常有的事。你呢？軍中生活還適應吧！？」我倒一杯開水給他，他用右手接去。

他喝口水，然後把杯子擺在桌上。「還不錯！軍中的弟兄很好相處，只是有時長官來巡視比較操勞，不過這些我都還頂得住；要是說要搞文學，我可是一點都沒輒！你知道我對書本一向沒法子，舉槍跑步舉重我行的很，要是看書拿筆寫文章，那可真擠不出一點腦汁。我可不像你有這個能耐和工夫！」

「對呀！從小我們都不愛唸書，長大後，誰知道我突然對書本有興趣了，一古腦兒往這條路走去，到後來還唸了大學，我變了；而你很幸運，從小到大都沒變。」我也拿起杯子喝口水。

「唉……其實我也變啦。只是單這事兒我現在如此，搞不好那天我也搞了文學也說不定，人總會變的，被時間的推手改變。」他感嘆的說。

「說的也是！」我看了一下窗外，雨已經停了。「我們在這裡會吵到阿爸，到外面聊好了。」

我們在外頭抽菸，每吸一口，燃燒的那個紅點便逐漸光亮。我們吐了第一口煙團，那煙團就在我們之間形成一道若有似無的阻隔，一時之間，我們都看不清對方的臉。

等煙霧逐漸散去後，他的臉才漸漸浮現。「弟，你看天空，有星星。」我右手指向天空，引導他的視線往上看。天空閃爍著星光，他抬頭看，我看不清楚他的焦點落在那裡，他的眼睛在天上游移著，彷彿有很多心事。看他看的這麼入迷，我也抬頭望。

「哥，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們也常坐在廟旁的椅上看星星？」他說。

「當然記得，我們還喜歡一起去聽阿水伯講故事，你還記得嗎？」我說。

一絲煙霧從他的口中慢慢的吐出，「對啊！我們還為了冰淇淋的事吵架呢！那時候我們常吃半邊橘子。現在想想，心裡不免想笑。」他轉頭看我，嘴角揚起一個微笑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突然有好幾個醫生衝進病房把阿爸抬走，阿母也跟著衝出去。我連忙

跟上去，「快！阿爸好像出事了！」弟正準備再點一支菸，也趕緊把菸丟掉，跟著我追向父親。

我們在緊急手術室外等了一段時間，坐了一會便起來來回踱步，心裡十分著急。不久，手術室的門開了，醫生搖搖頭，對我們說：「我們已經盡力了！」這時，一旁原本就已經紅著雙眼的母親哭得更加駭人了，她的哭聲在這死寂的走廊上回響著，我和弟弟悲慟低著頭，無聲的哭泣。我們都知道，阿爸這回是真走了，我們竟連最後一聲「阿爸」都來不及說出口。

父親的葬禮很簡單，供桌上只擺著一張黑白相片和一個香爐，祭品只有水果，其中橘子特別多，大部分是家裡種的。看著那些橘子，我記得父親常把橘子塞在我的手中的那雙手，雖然表情嚴肅，但殷切的關心早已經在那雙手的溫度可以感覺到。我正數著一張張的銀紙丟到火堆裡燒，一陣風把銀紙的灰燼吹起，黑襖的餘燼，在半空中碎成許多的小黑點，往天邊散去。

我睡到第二天中午才從旅館坐車到唐人街去。在街角的轉口，有個約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拿著橘子在叫賣，「來吃又甜又大的橘子喔！」我下意識的走到他面前，「年輕人，要不要來幾顆？很甜的，這可是台灣品種，保證你讚不絕口！」我買了幾顆，把其中的一顆橘子剝成兩半，留一半放在口袋裡，另一半剝下一瓣往嘴裡咀嚼，味道一點都不甜，還有些酸澀。